

甲申紀聞

七一老臣馮夢龍識

甲申燕都之變。道路旣壅。風聞溢言。未可盡信。候
選進士沂水彭遇颺于四月一日。候選經歷慈谿
馮日新於十二日。東海布衣盛國芳于十九日。先
後逃回。各有述畧。不無同異。武進士張魁十六日
出京。有北來公道單。敘忠逆近實。而未及紀事。吾
鄉有賈人于五月初日出城。則李賊已遯。而燕京

化爲■國所述甚悉。龍爲參次而存之。以俟後之作史者採焉。

闖賊之犯燕都也。蓋自犯榆林始也。九邊之兵。榆林最勁。曾一破賊。殺數千人。賊恚甚。悉衆而來。脫中樞有稍知兵者。勿狃小喜。預請濟師爲犄角。可令賊奪氣去。而一籌不展。束手而俟其敗。旣失榆關。而真保河間諸郡風靡矣。時賊已僭號曰大順。改元永昌。烽火且燭神京。而舉朝若夢。薦某人

營其缺。惟門戶苞苴是務。有識之士。無不寒心。初大學士李建泰。自言西人。知賊中事。請駐師保定。以遏賊衝。

先皇帝宴勞。禮極隆重。倚之不啻長城。比賊至。不遺一矢。或云今在賊中。甚可怪也。賊檄略云。君非甚黯。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宮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嗚呼。仕路無人。爲賊所笑。豈不哀哉。

我方恃山海爲固。而賊從宣大跳驅。軼居庸關。如
踏虛然。武夫重閉。不知國家牖戶。何以類場至
此。昌平兵亂。疑有賊聞之。賊偵騎已在城下。猶云
潰卒易與耳。漸乃大集。始思而火。礮貯外。教場已
盡爲賊有。城上發大砲。有聲無子。軍司曰。未備。從
來泄沓之習。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初。閣臣或進
南遷之策。復有言及

陵寢者。

按司禮監
有杜秩中
而長林布
衣所紀說
除太監又
名杜勳未
知孰是

先帝嘿然。徐曰。朕當死守。旣聞賊警。再召諸大僚商
之。咸曰。守門乏員。當今之急。無如考選科道。此外
絕無一言。噫。使滿朝盡科道。未審能以白簡擊賊
否。司禮監杜姓者。監薊鎮總兵唐通兵出拒。不戰
而降。賊益得志。十七日。賊攻平則門。踰時止。遣叛
監杜縵城入講。欲讓西北一帶。并犒軍銀百萬。當
軸茫無以應。亦不敢上聞。或請畱杜。杜云。營中有
親藩不反命者。屠矣。遂縱去。賊衣黃單甲。四面如

顧本國難
紀聞云
上召襄城及
大司馬問

黃雲蔽野。炮聲轟轟不絕。守埤軍皆貴近家。詭名
冒糧。臨時倩窮人代役。日給錢纔三十文。雖外城
二堵置一卒。內城五堵置一卒。率饑疲不堪任而
董其事者。內監百官不與焉。十八日。上午大雨。雨
止。賊急攻彰義門。門忽啟。或云大瑞王相堯賓損
之。官軍魚鳥散。賊遂薄內城。是夜

先帝率親軍四百餘騎。抵前門。門者疑內變。欲反砲
拒擊。乃從白家衛衛遶出城上。見守備單弱。亟詣

侍衛兵馬
不具兩城
兵餉細請
帑帑先盡
上怒推案起
入宮未的

成國公朱純臣第問計。而純臣猶在外赴宴。
先帝歎息而返。語

聖母周曰。大事去矣。相與泣下。官人亦環拜而泣。

先帝揮使去。令自圖活。十九旦。官人狂走禦衛巷。或
叩周國丈門。猶堅臥未起。大金吾方僉牌禁。譟言
而城中坑廁皆賊矣。京城壁立數仞。再至。俱不
能登。賊砍楊樹爲雲梯。漏下五鼓。使孩兒軍從東
北孫升以上。孩兒軍者。賊中年少童子。習殺掠。閑

不畏死者也。賊能用童子爲軍。而國家養軍數十萬。不獲一童子之用。何哉。守卒見童子至。哄然蟻墜。脫衣委刀。惟恐知其爲兵士者。城中火起。順成齊化東直三門。一時俱開。非奸人內應。不至此。聞西人在京買賣。強半皆賊。遣有開典至數年者。近因鬻爵之令。賊輦金大至。以告身爲信人。莫敢詰。而新募軍卒亦皆賊黨。赫赫王畿。已成蠹窟。欲不破得乎。自午賊首李自成擁百餘騎。從西安門

入。自成方巾藍袍。貌奇陋。眇一目。其僞軍師宋獻策。浙人。長不滿三尺。軍中呼爲宋孩兒。百姓操香伏迎。門俱粘順民字。畏也。非好之也。賊入宮。覓先帝不得。懸萬金賞購之。得

聖母及兩公主屍。頃之得

皇太子及永定二王于外舍。不敢害。幽僞國公

劉宗敏營中。文武官真正死節者。范景文兩下二十餘人而已。語具紳志畧中。時內庫尚存金一窖。

銀若干窖。元寶有重至五百兩者。鑄有永樂字。至是皆爲賊有。二十日。賊出示。令文武官俱于次早見朝。願回籍者聽自便。服者量才錄用。抗匿者重家并坐。復令僞官以重犒招集各衙門長班。使趨本官報名。諸紳一愚于自便之言。再怵于長班之脅。於是具脚色呈身者紛紛名單一入。而此身已隸賊籍。苟善自匿。賊亦不能問也。二十一日。百官囚服待罪于皇極門。太監王德化見大司馬張楷。

彥不勝其憤。詈曰。誤國賊。

天子何在。汝尚焉往。奮拳歐之。遂爲賊所殺。諸臣遇賊黨。咸強笑深揖。及矮宋至。有數人跪問新主出朝未。宋謾罵曰。汝曹不戮爲幸。些時豈不耐耶。衆恧然爲之却步。是午得。

先帝煤山凶問。自成竟不出。百官莫不束腹啼饑。抵暮始散。衣冠之取侮甚矣。傳聞。

先帝與

長公主時
年十五歲

聖母訣時先勒自裁所寵 哀妃懸絕不死

先帝手刃之并殺 長公主潛走煤山望見賊勢甚

盛乃繼提督京榮太監王之俊從之所縊山亭乃
先帝爲內操特建者吁嗟乎內操何益之有哉

先帝披髮衣白綿紬袷藍紗道袍下體白綿紬褲一
足跣一足有綾襪及紅方鳥於衣帶得血詔云朕
在位十有七年薄德匪躬上邀

天罪至 陷內地三次逆賊直逼京師諸臣誤朕也

朕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以髮覆面而死任賊分
裂朕屍勿傷我百姓一人嗚呼失守之主具有德
云

先帝憂勤恭儉不亞舜禹徒爲肉食鄙夫所誤遂至
顛蹶然守正而斃且死猶惓惓于百姓彼分曹營
窟以國事戲者肉機豈足食哉賊命以雙扉昇屍
與

聖母仍置東華門側殮以柳木覆以蓬厥百官莫敢

見聞紀畧
作宣城伯
衛時春然
傳襄城者
多

有京抄云
唱名時三
呼藻德名
不應卽命
連拿乃以
繩繫頸命

往哭。惟襄城伯李國楨與兵部郎成德撫棺大慟。
百姓多懸淚焉。二十二日。叛監杜選擇宦官給使。
二十三日。百官復入朝聽點。自成帶尖頂白毡帽。
服藍布上馬衣。躡鞦靴。坐于殿左。僞弘文館大學
士牛金星坐殿右檻上。鳴臚以次唱名。繇西而東。
前大學士魏藻德首向自成叩頭。言罪臣某叅設
臣三載新進書生。叨任宰輔。大明主不聽臣言。以
有今日。自成旁揖之。藻德求試題。自成有所命。藻

送刑官榜
打按閣臣
皆在刑辱
中豈獨
德以不應
遂榜既背
不應何以
入朝此妄
傳也

德聽不甚真。又不敢復請。皇遽而起。狀元宰相。
先帝特達之知者。作此舉動。面甲不啻十重矣。賊命
牛金星分別諸文臣才品。武臣則付僞都督李基
拘李襄城至。欲降之。國楨要以三事。一改殯
先帝。二勿傷

皇太子。三勿犯

陵寢。賊並諾。畱禮部官議葬祭禮。葬以帝。祭以王。乃
易他棺。設祭一壇。自成亦出拜垂淚。

皇太子及二王俱出拜。但不令易服。三日後。蔡華
田貴妃墓之斜。惟襄城一人止送。嗚呼。天崩地塌。
此恨何時已已。襄城返役。卽自殺。其亦傭中佼佼
者與。二十五日。諸叛臣詣僞內閣。進履歷。僞內閣
牛金星者。中州人。舉乙卯孝廉者也。侍讀何瑞徵
司成薛所蘊。戶科給事中劉昌。皆同鄉。先送款。不
肖紳多藉三人以通于牛。而金沙周鍾。復社中所
謂周介生先生者。素有文譽。金星令作士見危授

一云七十
三八一云
一百十一
入

命論。太稱賞。首薦之。不知此論何所措詞也。僞禮
部黎志陞亦薦其座師項煜。復轉相舉引。入選者
凡八十餘人。分三等授官。大都新科者居多。不則
人物豐偉。又不則賊黨有夤緣。不願畱。不堪用者。
俱責輸財助餉。名曰追贓。言衣冠所畜皆賊耳。劉
李二僞都督主其事。五員一連鎖押以去。亦多有
不繇報名而爲兵卒所驅者。劉踞田皇親府。李踞
周皇親府。至卽夾拷認贓。閣臣陳演受拷。獻至銀

五萬金三千。閣臣丘瑜不勝痛而死。家財僅百計。賊亦廉瑜而穢演。惜乎瑜之不死于難而死于刑也。方岳貢魏藻德俱以故相不用。被夾獻。賊不等。既釋。軍士爭詈藻德。藻德不堪。竟自勒以死。岳貢傷。徐之亦死。等死耳。不悔晚乎。他坐賊動至千百。有沈學錄最貧。亦追認至三百金。餘可知矣。輸不及數。押令稱貸于前門官店。店主人即無一面券立。不敢不應。有見其券者。書云某官同妻某氏借。

救命銀若干。生有重于泰山。豈謂是與。破城後。賊大張殺掠之禁。於是市肆如故。自貸賊事起。金銀既罄。繼以紬段。足僅一金。而商人錢貨爲之一空。賊之巧于行劫如此。又民間馬騾銅器俱責令輸營。賊將各踞巨室。藉沒子女爲樂。而兵士充塞巷陌。以搜馬搜銅爲名。沿門淫掠。稍違言。兵在其頸。門衛甚嚴。即欲免脫而不得也。我朝制度。賊任臆紛更。關改天祐等名。六部尚書爲政府翰林院。

爲弘文館行人司爲文諭院御史爲直指給事中
爲諫議主事爲從事布政爲流會巡撫爲節度按
察爲防禦府爲尹州爲牧縣爲令公服領尚方以
雲爲級一品雲一二品雲二乃至九品雲悉如之
帶用犀銀角三等廢輿乘馬大篆曰符小篆曰契
武臣權將軍最尊左右制將軍次之守備各守領
把總名守旅吏政府爲叛臣宋企郊日上堂蒞事
各官三日一選隨賊西來生員及僞將俱移送吏

部選州縣太學生及秀才入朝觀望企郊叱曰朝
賀大典安用若輩速回讀書候新主考試數日後
果試諸生首題天與之次題大雨數千里赴試者
甚衆噫諸生科甲所自出而如此趣嚮國家何賴
焉賊先曾兩鑄永昌錢不成文至是私升御座輒
目眩頭岑岑作楚又見白衣人數丈前立華蓋蟠
龍髯爪俱動懼而止雖云三六九朝集然遲遲未
正南面者以此往代篡竊之輩殿或搖地或陷谷

徵亦胡可誣也。四月三之日。六之日。九之日。官民
三次勸進。其文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
慚德。甚至斥。

先帝爲獨夫。有臣子萬不忍言者。相傳係周鍾筆中。
又有行義行仁。存杞存宋。句魏學濂。向人曰。此語
出吾手。周介生想不到此。噫。詞林省闈。
天子侍從信親之臣。作此逆。

天喪心語。而猶揚揚得意。自奮佐命元勛。讀聖賢書。

所學何事。尚何面目。偷息天地間耶。耆老不及二
十人。賊迂其少。答言在鄉者。因門禁未至。賊領之
毀。

太廟神主遷

太祖神主于歷代帝王廟中。擇十三日。頒偽詔于天
下。十五日。百官于五鳳樓外習儀。十六日。郊天。十
七日。御殿受朝賀。至十二日。五鼓而吳三桂之報
至。軍民一時鼎沸。有粘示爲。

先帝服喪不服喪者卽賊衆共謀之賊大集處極
僭位之議遂寢吳三桂者遼東世將也以能遠前
鋒將軍宿重兵于寧遠城謀入援聞城破憤甚走
北乞師故帥祖大綬陷中用事與三桂有親
誼言于主許以連兵入討賊知三桂父驥在京
脅令作書招三桂叛將唐通奉書往喚以父子封
侯通盛誇闢主禮賢之節且云東宮無恙三桂驚
喜曰審爾願一見東宮而降通反命賊許以定王

按南北動
南四十餘
家今皆四
分之一其
禍可知
或云偽將
劉國能后
守先是賊
拘城中
工鎔銀作

使通先馳報三桂三桂陽與懽飲伏甲斬之殲其
衆免者纔七騎賊怒盡戮三桂家口三十餘人三
桂憤愈甚令其兵皆薙髮如益發騎九王子
親至二十二日賊騎出都門終夜有聲二十三日
誅大臣陳演等及成國定國宣城新建諸勳戚畹
僞閣臣居守悉銳而行輜重無算或見賊掠
皇太子騎俱出或曰定王也行二日忽有令箭
至焚毀城外民舍三十日守者亦盡焚宮殿而去

陳頊爲西
歸之計
宮殿正
陽門及武
庫殿重修

則聞闔兵連戰俱大北。自成身中三矢。已踉蹌西走矣。五月朔。入都城。九王子自稱攝政。建國大。清改元順治。初八日下令曰。不薙髮非賊。亦賊。薙髮者。賊亦非賊。於是城內外無完髮者。歸人見良。涿亦然。邇聞漸及山東。殆不知胡底可忘也。賊乘凶年。繭絲之苦。以假仁僞義。蠱誘愚民。堤潰于中。州。溢于楚。泛濫于秦。波及于江北。所過淫暴。非復人理。如武昌旣下。驅平民三十餘萬。溺之江中。德。

州僞州官奉賊將硃批。令徵土妓。設巷立籍。以供軍士。舉此二端。亘古未有。乃復妄邀無望。迭蕩神京。身享亂賊之名。而收漁人之利。愚哉。嗚呼。幽燕自石晉外市以後。淪於者四百四十餘年。我。

太祖高皇帝百戰。僅僅收之。

成祖於焉定鼎。以爲。

聖子神孫萬世之守。而無端爲此賊所送。賊罪可勝。

誅邪傳聞

皇太子弱不勝騎。已薨。

兩王賊中。俱未可定。

天眷

皇明。

福藩有

子樞臣史可法等奉之。

國爲

大行 皇帝發喪。已而中外交章勸進。

三讓乃許。

詔以明年爲弘光元年。南都禎祥屢見。洪武重光。休徵已著。時東南人心洶洶。強者謀亂。弱者謀遷。

三詔旣頒。莫不凄然悲。欣然喜。且帖帖然服也。

新天子英明天縱。剛毅有爲。樹賢輔。求真才。去苛征。除夙弊。肆薄青。別貪廉。裁冗官。與天下更始。諸公卿洗心滌腸。以應新運。百姓喁喁。想望太平。中興

之業願如殷宗周室超出晉元宋高之上第昔惟一賊今添一賊若未滅將無舍北而圖南即能滅賊亦且扶功而邀利况將驕卒悍軍民正費調停國急家貧征繕尚無良策藩籬未固保障何資相夷吾于江左陶祖乃效其驅馳駕白衣之山人李郭始成其勞績今日在位仔肩更有萬難于昔者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勿徂處堂一日之怡不求療病三年之艾也

紳志畧

○死難諸臣

愚謂死者人臣自了之事非所以盡職而報國也宋司馬子印之死春秋以爲不能其官至於見殺故以官舉而沒其姓名將相大臣事權在握安危倚之如屋有楹如柱有礎平日所管何事乃臨時一無所恃而僅以捐軀塞責然則拚此七尺軀人人可充將相之選乎必如閒散下僚新進書生